

虞初志
九

虞初志
卷九

PDG

虞初新志卷十七

小嫻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

潮山來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王際可曾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
長鬚頽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
可謂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卽興同人言及之次
夕復入夢云再使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
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
至閭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惚入腹
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

知爲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牒其省
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
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
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
司公文申丞公亟傳樞親賁公文詣廟焚之歸卽
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憊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
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堂傳袁生員面諭至期
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
金甲神往詣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
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

城隍曰：天師文內含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倘

恍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目爲真人必
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洙泗
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
亦不爲待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
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
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
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
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晉介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
未嘗讀書性粗慙不慙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
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
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
子急治其不聽妻亦勸不听一日父病霍然又數
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
之人以孝子粗慙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
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
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
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

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
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
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
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
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
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
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
飲。時子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
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
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

傷心。恐死。亟白之。鑒。鑒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跼泣。請鑒不可却。安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鑒報謝。鑒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鑒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議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獷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

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
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慝能篤所
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逸去不飲以孝名
尚得謂粗慝哉今世之不粗慝者大率全軀保妻
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
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
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
子之謂耶

人觚

鈕

琇

玉推

熊公延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
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
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太白用
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廻以抒其鬱
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
也夢龍文多游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譜皆
其所撰淨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
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
西江水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
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躇不

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
事毋足慮也我且餽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
焦腐二盞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
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
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
纔餍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噉飯七餘而
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紙便道可致
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啓而手挾一冬
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快快且
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

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
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馔妙妓清歌咄嗟而辦睹
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
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
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
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
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
百蚤身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
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
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謫之集

則秘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合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求解桂枝兒
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
海寇鄭錦所據王辰我師進剿鄭寇大俘子女而
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
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
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
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
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

纖紉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閩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閩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語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殮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

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爨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辦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

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觚

鈕

琇玉惟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
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望其身樵人釋擔
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遂以泥封洞口而歸
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
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
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
卷舌不能出声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

而啞之殊非理也。

荆山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癯。獨爲鄉塾師。一

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

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

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

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

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

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

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

質驗果眞。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